

尚金生 著

底线

一份灵魂底线的透视检测
一幕地方官场的活剧展示

作家出版社

I247.5

1219

2007

底线

一份灵魂底线的透视检测
一幕地方官场的活剧展示

尚金生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底线/尚金生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7.1
(2007.1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755 - 7

I. 底… II. 尚… III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8881 号

底 线

作者: 尚金生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装帧设计: 03 工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640 × 960 1/16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25.5

插页: 2

印数: 8001 - 13000

版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755 - 7

定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1 /	序曲
5 /	第一章 春花
143 /	第二章 夏雨
242 /	第三章 秋月
324 /	第四章 冬雪

序 曲

月亮从云缝里钻出来，把淡淡的光辉洒遍了娲城渡口。

铁蛋和荷花抄着近道，磕磕绊绊地朝渡口奔跑。在长长的一溜货船中间，他俩看见了那只夜间摆渡的小船。

跑到河边，荷花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铁蛋一边照护荷花，一边压低嗓门喊人。

听到叫声，艄公懒懒地从船头坐起来，打过一个哈欠埋怨说，我才躺下，还没睡着呢，你们又要过河。

铁蛋喘着粗气，断断续续地说，大哥，俺不是……不是过河，是去……二十里铺。俺有急事，可俺媳妇她……她实在走不动了，你就帮帮忙吧！

艄公迟疑片刻，接着站起来说，要是真有急事，那就赶快上船。

铁蛋和荷花急忙上船。艄公解下缆绳，接着便摇起了橹。小船离岸后，慢慢地斜向河心，继而一直向东驶去。

铁蛋和荷花在船舱里缩成一团。铁蛋不住地默默祈祷：女娲大神啊，你法力无边，请你务必保佑我和荷花。我并没有犯法，半点也没有！我幸的是坏人，是坏人哪！我是迫不得已的，请你保佑保佑俺俩吧……

荷花惊魂未定，浑身打着哆嗦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河道里灰蒙蒙的，又是那样的空旷沉寂，除了哗哗的拨水声，其他什么也听不见。

艄公开始划得很快，出娲城后，慢了下来，腾出手点上一锅烟，然后一边抽烟一边摇橹。

老弟，你俩怕是共产党吧？艄公问罢嘿嘿一笑。

铁蛋大吃一惊：共产党？俺俩可不是呀！

是共产党有啥不好？他们是专门打坏人的。最近我在夜里经常碰到他们的人过河，他们就喜欢夜里干事。

大哥，听说共产党人不多，他们能打胜吗？

能，肯定能胜。要知道，咱们这里的共产党少，可他们在西边和东边很有势力呢。

铁蛋跟艄公说着话，同时不断向两岸和身后河道里张望。荷花偎在铁蛋怀里，仍在瑟瑟发抖。当船折向东南方向时，铁蛋才稍微松了口气。他悄声告诉荷花，已经走了六七里路，估计白家不会追到这里了。

荷花小心翼翼地向外看看，然后又急忙缩回了身子。

天色越来越亮，艄公的脸庞渐渐清晰起来。他的胡子很浓，一双眼睛鼓突突的，看上去有四十多岁。

艄公摇着橹，不时向铁蛋和荷花瞄上一眼。忽然，他的目光在铁蛋身上凝固了。老弟，你身上咋有血呀？

铁蛋慌忙检查自己的衣服。只见衬衫前襟有几片血迹，一只袖头上也有血点。他觉得艄公是个好人，不能再瞒他了，就说，大哥，给你说实话，俺俩都是给人家扛活的，可那个少爷太赖，我把他给捅啦！

捅啦？捅的是谁？艄公的手停住不动了。

白龙潭的恶棍白云开。铁蛋说罢，牙齿咬得紧紧的。

捅死没有？

捅了一下，不知道他死没有。

艄公又看了铁蛋一眼，然后把烟锅磕了磕，就开怀大笑起来。捅得好！嘿嘿嘿嘿！老弟，你捅得好！嘿！嘿！嘿！……

铁蛋被艄公的笑声弄得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老弟，你知不知道，你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啊！白云开在咱娉城一带不轻易下手，可他在外头无恶不作，响得很远，只是官府里有人给他说话，谁也不咋着他，没想到你竟把他给捅啦！艄公说罢又放声大笑。

当然知道。凡在河道里经常跑的人都摸他的底。艄公说。随即又问，老弟，你叫啥？

我叫铁蛋，姓张，家正是白龙潭的。

我是黑龙潭的，叫周明。艄公主动介绍了自己。

周大哥，今天你帮了俺的大忙，以后我会报答你的。

哎，你别这么说，老弟。人活在世上都有落难的时候，帮一把是应该的。再说你为咱蜗城除了一害，他就是不死，也算为咱穷哥们儿出了口气，我应该帮你！

小船转了几个大弯，眼下已到邓渡口了。

南岸有一群准备过河的人，为避免碰见熟人，艄公把船往北调了调头。

老弟，你为啥要捅白云开呢？是他不给你工钱吗？

不是。他想……他要欺负我的媳妇。铁蛋觉得难以张口，但又不得不说出来。

唉，这个畜牲！艄公愤愤地骂了一句，便缄口不语了。在艄公沉默之际，铁蛋开始清除血污。他脱掉衬衫，一点一点地从河里往血斑上撩水，撩湿一片就用力搓几下，如此反复几次，血斑总算不明显了。他把衬衫晾在船上，然后开始在河里涮剑。

艄公此时神色木然。他摇着橹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。当他收回视线，看到铁蛋手里的那把短剑时，又不由地惊叫起来。好剑，是把好剑！但看上面的宝石，就知道这把剑很不寻常。

铁蛋的心思原本不在剑上，听艄公一夸，才开始留意起来。剑上共有四颗宝石，柄上的两颗是红的，鞘上的两颗是蓝的；剑体白中泛青，的确像是贵重之物。于是他便向荷花点头表示赞许，因为是荷花把鞘带了出来。

老弟，你是从哪儿弄的？艄公很想探个究竟。

是白云开的。他捅我时被我夺了过来。铁蛋擦着剑刃上的水珠，一边回答。

噢。不错。老弟，你带好它吧，将来也许还会有用。停了一会儿，艄公又问，老弟，你俩到二十里铺，在那儿能安身吗？

那里有我爹的一个好友，俺到那里先躲几天再说。铁蛋说着把剑掖到了腰里。

太阳将要升起来了。举目远眺，涡河水面淡烟轻绕。两岸浅水滩上，一片片芦苇随风摇曳，水鸟也开始活跃起来，有的贴着水面飞翔，有的不时潜入水中寻找猎物。

又转了两个弯，小船停在了二十里铺码头。

荷花掏出两张纸票，让铁蛋递给艄公。

艄公推开铁蛋的手说，老弟，这钱我不收了，你俩出门更需要钱。

这多不合适啊，周大哥。铁蛋再次把钱递了过去。

艄公又摆了摆手：老弟，你俩快下船逃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

铁蛋和荷花下了船，跪在岸上向艄公连连磕头。

艄公掉过船头，向他俩嘿嘿一笑，随后荡橹归去。

第一章 春 花

1

黑色皇冠在女娲大酒店门道嘎地停下。迎着清脆的喇叭声，徐大娇满面春风地从酒店走了出来。

车窗玻璃半开，司机露出一张笑脸。

王师傅，俺的车不在家，我刚给张市长打过电话，想不到你来得这么快。

徐经理用车，我哪敢怠慢。司机说着打开了右边的车门。

王师傅，你这么说我可不敢当哟。徐大娇弯进车里，一股特异的芳香顿时弥漫开来。

轿车徐徐启动，接着就像离弦的箭一般向车站驶去。

徐经理，女娲大酒店生意这么红火，全靠你的公关工作做得好哇！司机转脸一笑。

王师傅这话有点让我脸红，说到工作，你的工作才叫好呢，谁不知道在咱娲城王师傅的车开得最棒。

哪里哪里，徐经理过奖了。司机连连摇头。

王师傅，我觉得开车是挺辛苦的，尤其是为领导开车。领导的事特别多，开会呀，吃饭呀，会客呀，回家睡觉什么的，一切都要车接车送。徐大娇说着，慌忙用手捂住了嘴，但还是格格地笑出声来，好在没说出“上厕所”这几个字。

徐经理，你不要笑，为领导服务就是这么回事。

王师傅，我这是为你们掌握方向的感到自豪，虽说为领导服务辛 5

苦，但你们的贡献也大。服务好领导就是向全市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要是这么说，徐经理，张市长就该给你们酒店记头功了。

不，不，应该给你们记头功。

轿车向右急转，徐大娇哎哟一声，身子猛然靠向司机，左手狠狠地按在了司机腿上。

对不起，徐经理，你没事吧？司机逗了一下徐大娇，这时又装作正经的样子问。

没事。徐大娇笑笑，随即又坐直了。王师傅，你们开车神经太紧张，也需要时不时放松一下。

噢。司机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其实呀，洗洗桑拿，按摩按摩，是能很快消除疲劳的。这对你们来说，表面上看是在找乐子，图享受，其实完全是为了对领导负责，说到底，就是对蜗城几十万老百姓负责。王师傅，你说是不？

哦，哦。徐经理，我从来没想到这一点，总以为桑拿按摩是专为领导和有钱人准备的，当小兵的不配享用。

王师傅，你太保守了，以后需要提高认识呀。徐大娇又是妩媚一笑。

那是，那是。可是，徐经理，我们如果去的话，酒店能给打折吗？

王师傅，酒店对别人不打折，对你能不打吗？

司机瞥了一眼徐大娇，心里顿时涌起一阵躁动。

车站到了。张剑和张雪莲正站在候车厅门前东张西望，徐大娇急忙招呼他俩上车。

张剑和张雪莲一大早就从家里赶到了公路口，并很快搭上了开往蜗城的早班客车。如果不是因为一路雾大，汽车开得慢，他俩准会提前两个小时来到蜗城。徐大娇把他俩接到女娲大酒店，立即给张胜利打电话，让他到酒店来相保姆。十分钟后，皇冠再次泊在女娲大酒店门道。

此时，张雪莲正在房间和徐二娇说话，见徐大娇领着人走进来，不禁有些紧张。

你是……张胜利一时愣住了，眼睛习惯性地连续眨了几下。

几乎同时，张雪莲也缓过神来，不由地哎哟了一声。

怎么回事儿？你俩原来认识？徐大娇睁大了眼睛。徐二娇也大为惊讶。

张雪莲，真的是你吗？张胜利又眨了几下眼睛。

张胜利，不，张市长，我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的竟然是你。张胜利的脸有点泛红，见张雪莲无意握手，就慌忙让座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徐大娇嚷起来。张市长，你快说说呀！

哎，雪莲你坐。张胜利再次让座，见张雪莲坐到了床上，便把目光转向徐大娇。大娇，你不知道，我和你这位表姐十几年前就认识了，比跟你认识的历史要悠久得多。那时我和我那口子都在青龙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我们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啊。

嗨，没想到天下竟有这种奇事，这怕是上帝的安排吧？徐大娇用顽皮的眼神瞧瞧张胜利，又瞧瞧张雪莲，然后旋转一圈身子，拍着手大笑。

上帝哪有这么大的能耐，只有你大娇才办得到。张胜利说着，顺势在沙发上坐下来。

怎么样？张市长，我表姐是不是最佳人选？徐大娇问。

是的，非常合适。不过，我怎能让你表姐来当保姆呢？她可是我的老领导啊！张胜利作一本正经之状。

张市长，你别开玩笑，我很乐意到你家服务。不过，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干好。张雪莲诚恳地说。

雪莲，我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在开玩笑，张胜利又说。

张市长，你不让我表姐搞服务工作，是不是想提拔她？徐大娇又问。

提拔我呀？张雪莲也忙打趣说，张市长可别用错人啊！我怕是连保姆也当不好。

那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徐大娇说，现在国家正大力提倡发展第三产业，在入党提干方面，国家政策对我们搞三产的不会不倾斜吧？

张胜利被说笑了：大娇懂的挺多，可是我们党政机关也属于第三产业，政策要是斜也不会斜到你们这里。

这就全靠市长关照了。徐大娇向张胜利送了一个媚眼。

你大娇不是已经得到提拔了吗？公关经理，级别挺高哩。张胜利慢声慢气地说。

不过，张市长，现在我心里还不踏实，你没给我正式下文嘛。徐大娇努起嘴，装作努怪的样子。

我承认不就得了。张胜利继续开玩笑说，要正式下文，还得先转商品户口，转干，你不嫌麻烦吗？

我是嫌麻烦，张市长。再说现在中国当官的太多了，我还是不去凑那个热闹吧。徐大娇故意为声调添上了几分抑郁。

大娇风格也挺高的。张雪莲又急忙插话。

表姐，不是我风格高，是我喜欢干服务这一行。徐大娇的目光由张雪莲转向张胜利。张市长，说到服务这个行当，听说国外的服务业非常发达，各种服务都有。原来我在深圳时，就听说日本的家庭服务招挺鲜的，他们居然还成立了什么情感公司，开展出租儿孙女儿等方面的服务。

大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张胜利在沙发上欠了一下身子。

徐大娇笑了一阵子说，张市长，你往下听嘛。就是说，如果孤独老人需要女儿呀，女婿呀，儿子呀，孙子呀什么的，只要拨通一个电话，很快就有所谓的女儿、女婿、儿子、孙子来向老人提供享受，或共进午餐，或拉家常，跟真的亲人出门归来一样。

真有这么事，大娇？张胜利惊问。

真的，不过破费也不少，享受三小时临时家庭大团圆，需要花上一千二百美元，另外还要支付“亲人”的交通费。徐大娇说。

听到这里，张雪莲又笑起来，连一直默默不语的徐二娇也忍俊不禁了。可张胜利却顿作肃状。啊，这个数，我算一下，如折成人民币，大概就是一万多吧，这对咱中国一般人来说，是个天文数字，可有些人还是能享受得起的，说罢扫了一眼张雪莲和徐二娇，然后目光又落到徐大娇身上。哎，大娇，你说起这事挺来劲的，是不是也想成立个有中国特色的情感公司？

这个嘛，我虽说还没正式组建，但我正在做这方面的试验，先派我表姐做做令尊大人的临时女儿，看看效果如何。

哦，哦，谢谢你的这番美意。张胜利说罢，抬腕看了一眼金质瑞

了，我就不能走了。我要为你接风。大娇，快点安排酒菜，一切都要高档的。

张市长，你忙公事吧，不要陪我了。另外，刚才只顾说话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张剑也来了。张雪莲说。

张剑？张胜利再次吃惊。

是的，他是我表姐的护花使者。徐大娇一字一顿地说。

人呢？张胜利问。

刚才出去了，说是到街上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张雪莲说。

哦，这又是我没料到的。张胜利现出若有所思的样子，然而转瞬之间他又笑了起来。雪莲，这太好了，咱先等他，一会儿一块进餐。

2

怎么来的偏偏是她？让徐大娇帮这个忙真是太巧了，但巧得令人啼笑皆非！张胜利喟然长叹。

3

张胜利放下话筒，又坐在沙发上喝起茶来。

胜利，是关于老爷子过生日的事吧？王晓红正在批改学生作业，见张胜利打完了电话，头也不抬地问。

张胜利没有吱声，只是白了王晓红一眼。

我说呀，胜利，这次千万不要惊动小鬼小判了，老爷子精神刚好些，不要再刺激他了。

晓红，你都瞎猜些什么！我是在安排保姆的事。前几天咱俩不是已经商量过了吗？这不，人已经到了。

你见人了么？王晓红又漫不经心地问。

嗯。人现在就住在成功那儿，我想等明天老爷子过生日时再让她进家。说到这里，张胜利停了一下，然后说，晓红，你猜是谁？

你发什么呆，胜利？你不知在哪天涯海角物色的，我咋会认识？

晓红，你还真猜不着，可我一说，你准认识她。

到底是谁？

张雪莲。

张雪莲？是十几年前青龙潭的那个团支部书记？王晓红放下手中的作业，转身惊叫起来。

是她，晓红。

这时，王晓红的笑容突然消失了，她缓缓走到张胜利面前，凝视他好大一会儿，不无揶揄地问，胜利，这事怎么这样富有戏剧性？她是你特意请来的吧？

不，晓红，你瞎扯什么！我怎么会想到她？我是随便托人去物色的，没想到……

你托的谁，胜利？王晓红的两束目光咄咄逼人。

唉，给你说你也不认识，介绍人是酒店里的一个职员。

王晓红默不作声了。她的思绪一下子乱了。心想，明明是找保姆，为何恰恰是那个张雪莲呢？张胜利这一次又在玩什么把戏？

晓红，更巧的是，同来的还有张剑。张胜利又淡淡地说。

张剑？难道说他还活着？

是的，原来我也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其实他是到外地去了。

他现在来干什么？

打工呗。今天中午我请张雪莲吃了顿饭。张剑上街没回酒店。原想让你去陪，但想到你一去，老爷子和飞飞吃饭就没着落了，所以也就没告诉你。

王晓红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便又急促地问，那李宏呢？

李宏？李宏死了，我是中午吃饭时听张雪莲说的。

李宏……他死了？王晓红重复了一句，眼睛睁得更大了。

是的，就在半年前。还是死在咱地区医院。

王晓红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，随即转过身去。

听张雪莲说，埋李宏时没有通知城里的任何同学，这也不能怪我们嘛。张胜利看到王晓红的后背抽搐了几下，但仍没停住话。李宏够崇高了，可他心眼太死，准确地说，他太好出风头。

张胜利，你真卑鄙！王晓红猛然转过身来，一双泪眼恶狠狠地瞪着张胜利。

我怎么啦，晓红？我把话说得太白了吧？好，不谈这些了，英雄

10 容易引发美人的怜爱。不谈这些了。张胜利放下茶杯，点上一支烟大

口大口地抽起来。

怎么不谈了？难道张雪莲不值得好好谈谈？

你不要这么说，晓红。张雪莲来咱家当保姆，这是我始料不及的，纯属巧合，不信你可以调查一下委托人嘛。

恐怕没那个必要吧。你向来以诚待我，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？王晓红的眼神满含讥讽。

晓红，不要再嘲笑我了，我说的是真话。现在她已成了孤儿之母，要进城挣钱，咱也应该成全她，总不能将她退回去吧？

王晓红再次沉默下来。

说实话，我觉得她当保姆挺合适，只是有些委屈她了。晓红，你说怎么办吧，是将张雪莲辞掉还是留下？哎，你怎么不吭声呢？

听到张胜利的解释，王晓红一时真假莫辨，过了片刻，她放低了声音说，唉！就按你的意思办吧。

张胜利伸出中指指了指王晓红：你呀，晓红，以后不要胡乱猜疑！

你真有点让人怀疑，不过现在还没证据，如果将来让我抓住了，可真是没你的好看！

张胜利笑了两声：好吧，以后你好好侦察得了，现在咱说正经的，看看如何给老爷子过生日，如何把保姆接到家来。

这还有什么难处吗？

是有一定难处。张胜利慢条斯理地说，过生日不需要先给老爷子打招呼了，因为前年他六十大寿时就过了，去年也过了，他会同意沿袭下来的，只要按他说的不去张扬，不收寿礼就行。另外，还有他的宝贝孙子在后头催着呢。这几天飞飞老是在他面前嚷着为他过生日，他即使不想过也得过，决不会扫飞飞的兴。所以，给老爷子过生日这个事没啥说的。晓红，发愁的就是这个保姆。如果请的是咱的亲戚，老爷子不会不接受；而若是外人，他很可能以种种理由拒之门外。

难道他不知道咱家需要一个帮手？

他当然知道。咱妈死后这几个月，你忙的那个样子，他当然会看得见。平时你太忙，让家里吃不上准时饭，能不影响飞飞的学习吗？再说，咱家平时那么多客人，我顾不上去陪，全靠你来应酬，长此下去，你会累垮的。老爷子不糊涂，他会从心里疼你的，只是说到请保

姆，他很可能不接受。

为什么？

老爷子也许会认为保姆就等于仆人，用保姆便是雇工，这是一种剥削关系，共产党人不能干这种事。

老爷子怎会这样迂腐？这两年社会上不是时兴请保姆了吗？保姆提供服务，雇主付给报酬，这是等价交换呀！

等价交换不是包含着不平等吗？在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，老爷子学过这种理论。

这理论怎么能用到保姆身上？再说，难道他就没听说娲阴县专门组织漂亮姑娘给那些城里人当保姆吗？人家不是在发展第三产业吗？

老爷子很可能不理解这个第三产业，如果不信，到头来你就知道他的态度了。

哎，胜利，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亲戚？

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？亲戚并没有合适的，你看看咱那两三家亲戚，小的正上学，大的离不开家，老的爬不动了，哪个能来伺候老爷子和飞飞？再说，即使有可用的亲戚也不能用，万一用着不称心，想撵也没法撵。要是外人就容易打发了。

如果老爷子不肯接纳，咱就不用找保姆了，把张雪莲安排到其他地方得了。王晓红说罢直视着张胜利。

张胜利一听急了：那哪行啊。看着你这样受累，我实在过意不去。唉，原来我给你说过，你干脆不上班得了，不上班还不是照拿工资？而你却说你不愿坐享清福，不愿不劳而获。

是啊，你有你的事业，我也有我的事业。再说，你是心里清楚我离不开学生才说出那种话的，如果我真的不干工作，整天坐在家里，你又会说怕别人说你闲话，影响你的高升。你这个人哪，我能看不透吗？

晓红，就这么定吧。不过，你要去做做老爷子的工作。你要是怕做不通，咱就来个先斩后奏！

先斩后奏？这倒是个主意。王晓红想了一下说。

也只好这么办了。咱就赶在明天晚上给老爷子祝寿时把张雪莲领回来。原因很简单，老爷子肯定不愿到酒店去，仍会让你在家做菜，那会儿你最忙，而老爷子最开心，他见你累死累活的样子，在这种时

候把张雪莲领回来，他就不好意思拒绝了。

好吧，胜利。你这导演可真高明。

到时候你可别忘了，即便不累也要装累。

我给你配合得了。王晓红又懒懒地说。

4

张雪莲往餐厅送最后一盘菜时，张铁胆已在主位坐下，蛋糕上的蜡烛也点亮了。

大叔，您好。张雪莲大大方方地向张铁胆打个招呼，同时也向张成功和他的妻子李梅问好。

张铁胆余怒未消，仍然阴沉着脸，但一见到张雪莲给他搭讪，便急忙点头还礼。

张雪莲放下菜盘，转身又要回厨房去，被张胜利留住了。雪莲，你先坐下吧，汤等会儿做，早了会凉的。见张雪莲停下脚步，又说，来，你和晓红坐一块儿，我坐外边。

哎，我坐外头吧。张雪莲说罢，就在张铁胆对面坐下来。

飞飞刚才帮着端菜，手上沾了菜汤，他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冲过手，进屋瞅了瞅座位说，今晚我就和张阿姨坐一块儿。

张雪莲急忙拉住飞飞的小手，让他坐在了她身边。

张阿姨，听我妈说不让你走了，在这儿永远帮她做饭洗衣，对吗？飞飞仰起脸问。

是啊，飞飞。张雪莲抚摸着飞飞的头说。

那么，张阿姨，你这也是工作吗？飞飞又问。

几个人笑了起来。张胜利说，那当然啦，你张阿姨以后就是咱家的秘书。

张雪莲也笑了笑。蓦地，她发现张铁胆的目光停在了她脸上，便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张铁胆也像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慌忙把目光转向张胜利，招呼他立即开宴。

张胜利环顾四座，然后看着父亲说，爸，今天是您的六十二岁生日，为了给您祝寿，也为了与您同乐，一家人几天前就唠这个话题，飞飞更是急不可待。一家人的心情就是这样，盼您身体好，心情好， 13